

楞伽阿跋多罗宝经

一经题释义

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略称《楞伽经》。楞伽，梵名 *Laṅkā*，巴利名相同。是山名，亦是城名。意译难往、可畏、险绝。据说此山城原为夜叉王所踞，在此啖食生灵，无路可通，无神通者不可住，大约是其名之来由吧。据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卷一所载，此山位于南海之滨。《慧苑音义》卷下亦谓其位于南天竺南界之海岸。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一与《续高僧传》卷四均谓楞伽山系位于锡兰之山名；《巴利文大史》则以楞伽为锡兰之别名，亦有人称锡兰现名斯里兰卡，其兰卡即为楞伽之今译，然现代学者大多反对此一说法。

相传楞伽山乃释迦牟尼佛宣讲《楞伽经》之处。据《入楞伽经》卷一《请佛品》所载，此山系由众宝性所成，诸宝间错，犹如百千日共照耀金山。山中有无量花园香树，微风吹拂，枝叶摇曳，百千妙香一时流布，百千妙香一时俱发。重岩屈曲，处处仙境，无

数众宝共成灵堂、龛窟，内外明彻，不能复现日月之晖，此山乃古昔诸仙贤圣得道入化之处。

阿跋多罗，意为人。即释迦牟尼佛入楞伽山说宝经，因此，所说经名为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。但向来解释阿跋多罗为无上、阿跋多罗为无上宝，这种解释皆是赞美于佛所说之法的称赞辞。

二 内容提示

本经除为法相宗所依“六经”之一外，禅宗初期亦奉为宗经，其内容除序文说明其产生的原由，宣说离言自性的法门外，其主要内容有：（1）阐述“三界唯心”学说，认为一切法都“自心所见”、“自心所现”，是“自内证”；（2）说明真妄的因缘；（3）辨明正邪的因果，说明去妄归真的旨意及五法（名、相、妄想、正智、如如）、三自性、八识、二无我（法无我、人无我）的道理，认为八识是阿赖耶识海生起的波浪，阿赖耶识是“原因”和“根本识”，它是无始以来的本性。阿赖耶识也就是如来藏；（4）明法身之常住，以示生死涅槃之平等；（5）示藏心自性，以明真妄、生灭、平等之相；（6）广说六度，指出自信之妙；（7）广决众疑；（8）指出戒性以彰众生与佛平等之理。全经以离名绝相的第一义为宗，以妄想无性为旨趣，以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识、二无我为教相，自觉圣智为体，以斥小辨邪为用，为大乘瑜伽学派的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。经中还提到如来的异名有梵、毗婆努、自在天、因陀罗等，但给予了不同的解释，可见受到印度教的影响。

三 本经之传译及对中国佛教之影响

从上述内容大意可以得知，本经宣说世界万有皆由心所造，人们认识作用之对象不在外界而在内心，系结合如来藏思想与阿赖耶识思想，为代表印度中期大乘佛教之经典，与《解深蜜经》同为论述唯识思想的重要经典之一。据考证此经的梵文原本，系出现于笈多王朝时期，一般认为在无著菩萨以后，其成立年代约于公元四百年前后。全经一再强调，迷的根源乃在于无始以来之习气及未能了知诸法乃自心之显现，故若能彻悟意识之本性，舍离能取、所取之对立，则可臻于无所分别之世界。它与偏重于信仰且具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初期大乘经典不同，而是偏重于理论的研究和哲学的说明。本经现存之梵本系尼泊尔所传，日本学者南条支雄、河口慧海等人，于 1923 年将之校正出版。

《楞伽经》出现后，很快就传入了中国。最早的译本是南朝宋元嘉二十年（443）求那跋陀罗的译本，即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四卷。以后，还有北魏菩提流支的译本《入楞伽经》十卷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《大乘入楞伽经》七卷。虽然实叉难陀的译本与梵文本比较接近，但因求那跋陀罗的译本能表现此经的原始形态，故流传最广。三种释本皆收在《大正藏》第十六册中，本经除汉译外，另有藏文译本与日文译本。藏译本有两种，第一种与梵文原本完全一致，第二种则为汉译之重译本。

《楞伽经》对中国佛教影响颇大。于三种译本中，四卷本《楞伽经》为菩提达摩所嘱付慧可者，并云：“我观汉地，唯有此经，仁者依行，自得度世。”但慧可对此经“专附言理”，进行了自由的阐发。

慧可门徒更持此经，游行村落，不入都邑，行头陀行。他们主张“专唯念慧，不在话言”，实行以“忘食、忘念，无得正观”为宗旨的禅法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一种派别，被称之为楞伽师，并成为以后禅宗的先驱者，古来特为禅宗所重。据《续高僧传·法冲传》载。四卷《楞伽》之讲述，可分为二支，一为僧粲以下诸师，依南天竺一乘宗讲述之。一为昙迁诸师，依无著之《摄大乘论》而讲述之。然于南北朝时代，本经尚未有普遍之研究。至唐代，则随禅宗之发达，本经亦随之备受重视，故于当时有所谓“楞伽师”、“楞伽宗”之出现。另自玄奘《楞伽人法志》、净觉之《楞伽师资记》等书之撰述，亦可观出当时以本经作为传持依据之风气，直至神会等人提出以般若主义取代《楞伽》之主张，始渐产生重视《金刚经》之风潮。本经除对禅宗影响甚深外，因经中采用甚多佛教诸学派之学说，并从诸派之学说来叙述宗教上之体验。其与佛教思想有关连且为较重要者为：（1）结合如来藏与阿赖耶识思想，而为“中国佛教的哲学大纲”之《大乘经信论》思想之先驱；（2）将禅分为愚夫所行禅、观察义禅、攀缘如禅、如来禅等四种，此为禅宗史上颇值得注意之资料；（3）对后期之唯识学，尤其是护法之唯识，其影响甚大。

本经之注疏极多，较为重要者有：菩提流支《入楞伽经疏》五卷。新罗元晓《楞伽经疏》七卷、隋代昙迁《楞伽经疏》六卷、唐代智严《楞伽经注》五卷（仅存卷二、卷五残本）、法藏《入楞伽经心玄义》一卷、宋代善月《楞伽经通义》六卷、正受《楞伽经集注》四卷、宝臣《大乘入楞伽经注》十卷，杨彦国《楞伽经纂》四卷、明代德清《观楞伽经记》八卷及《楞伽经补遗》一卷、智旭《楞伽经玄义》一卷及《楞伽经注释》九卷、通润《楞伽合辙》八卷、宗泐《楞伽经注释》八卷、广莫《楞伽经参订疏》八卷、焦竑《楞伽经精解评林》一卷等。藏文大藏经中有《圣人楞伽经注》。净

影慧远大师之《大乘章义》则为本经之重要研究者。

四 品题说明

汉译《楞伽经》三种，只有此经于品题有《一切佛语心品》一品，魏译有十八品、唐译有十品，而每品均有别题，特对比如下：

七卷本 实叉难陀译

(一) 罗婆那王劝请品 (一)

(二) 集一切法品 (一)

同 (一至二)

(三) 无常品 (四)

同 (四)

同 (四)

同 (五)

同 (五)

(四) 现证品 (五)

(五) 如来常无常品 (五)

(六) 刹那品 (五)

同 (五)

同 (五)

同 (五)

(七) 变化品

(八) 断食肉品 (六)

(九) 陀罗尼品 (六)

(一〇) 偈颂品 (六至七)

梵本

(1) Rāvanādhyeṣaṇā

(2) Ṣaṭtrimśatsāhasra

sarvadharmasamuccaya

sarvadharmasamuccaya

(3) Anityatā

Anityatā

Anityatā

Anityatā

Anityatā

(4) Abhisamaya

(5) Tathāgatānityānitya-

prasaṅga

(6) Kṣaṇika

Kṣaṇika

Kṣaṇika

Kṣaṇika

Kṣanika	(一六)遮食肉
(7) Nairmānika	(一七)陀罗尼
(8) Māmsabhaksana	(一八)总
(9) Dharani	四卷本 求那跋陀罗译
(10) Sagāthaka	一切佛语心
十卷本 菩提流支译	同
(一)请佛	同
(二)问答	同
(三)集一切佛法	同
(四)佛心	同
(五)卢迦耶陀	同
(六)涅槃	同
(七)法身	同
(八)无常	同
(九)入道	同
(一〇)问如来常无常	同
(一一)佛性	同
(一二)五法门	同
(一三)恒河沙	同
(一四)刹那	同
(一五)化	

唯类同此经品题者，有《集一切佛品》与《集一切佛法》。心，有积集之义，此之心字，亦可作其他二译本类同品题之“集”字解，则“一切佛语心”者，即“诸佛语积集”之义。谓诸佛所说法皆集于此品中，故名《一切佛语心》品。又，心者，中心、中坚之

义。此品文义为一切佛所说法语中之精要，犹一身中之坚实心，一个团体中之中坚分子，故名《一切佛语心》品。而常途所解释，则一切佛语皆置于心，故佛语皆以心为宗。离一切佛语则心无由显，离心则一切佛语无所宗；而此经明诸法唯心，正明斯义故题《一切佛语心》品。

五 译者简介

求那跋陀罗（394—468），意译作功德贤。南北朝时刘宋之译经僧。中印度人，原属婆罗门种姓。幼即学习五明诸论，广研天文、书算、医方、咒术等学。后读《杂阿毗昙心论》而崇信佛法，遂剃发出家，并受具足戒。他为人慈和恭顺，专勤学业，先习小乘教法，博通三藏，后转学大乘教法，深研《大品般若经》、《华严经》等诸经，进而读诵宣讲，并以佛法劝化父母，使其父受感化亦归依佛教。

刘宋元嘉十二年（435），求那跋陀罗经由海路至广州，文帝遣使迎入建康祇洹寺，从事译经工作。与慧严、慧观等，于祇洹寺招集义学僧，译出《杂阿含经》五十卷，后于东安寺译出《大法鼓经》二卷，次于丹阳郡译出《胜鬘经》一卷。其后，受谯王之请而居荆州之新寺，宣讲《华严经》等。此外，求那跋陀罗亦曾居住道场寺、中兴寺、白塔寺等处。刘宋大明七年（463），他奉敕祈雨而感得甘霖普降，帝敕赐甚丰。求那跋陀罗一生经历文帝、孝武帝、明帝三朝，历朝皆归向推崇之，对内事外事多有贡献。他广衍大乘之教法，译经弘化，故世称“摩诃衍”。所译经典除上述之外，尚有《楞伽经》四卷、《小无量寿经》一卷、《过去现在因果经》四

卷、《罪福报应经》一卷等,共计五十二部一百三十卷。其中,《小无量寿经》系《阿弥陀佛经》三译中之第二译。求那跋陀罗于明帝泰始四年示疾,临终之日见天华圣像而入寂,享年 75。

六 作者简介

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义记》之作者系太虚 (1889—1947) 大师,浙江崇德人,俗姓张,本名淦森。法名唯心。为民国以来佛教革新运动之倡导者。号华者、悲华、雪山老僧、缙云老人。16 岁出家,18 岁受俱足戒于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,时与圆瑛法师私交甚密。19 岁在西方寺阅读藏经,因读《般若经》而有悟境。其后游学于杨仁山先生之祇洹精舍,与欧阳渐、梅光羲同学。因受时代思潮之激发,故主张革除佛教积弊,以弘教护国,进而兴国救世。民国元年 (1912) 赴广州宣扬佛法,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。并与仁山法师首倡组织“佛教协进会”,进京晋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,提出改革佛教计划,中山先生以手令褒勉之。旋倡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,未获成功。翌年,在南京创设中国佛教协进会,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。在追悼寄禅和尚大会上,主张教理、教制、教产三大革命,撰文鼓吹佛教复兴运动,建立新僧伽制度。

民国三年闭关于普陀山。某夜,忽闻前寺开大静,心念蓦然断息,复历悟境,在关中先后撰写《佛学概论》《整理僧伽制度论》《首楞严摄论》等书。29 岁出关后,即代圆瑛法师参加台湾法会,游历日本,并在上海创设觉社,主编觉社丛书,翌年改为《海潮音》月刊。32 岁与欧阳渐之支那内学院有法义之争。太虚大师以平素反对用进化论之历史考证法研究佛书,故于日本学者考证《大

乘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等书为伪书时,乃起而反对。尝作《评大乘起信论考证》、《佛法总抉择谈》,力主法相必宗唯识,并为《起信论》辩护。同时,倡导大乘八宗平等,而宗本天台、禅宗。更主张以禅、律振兴佛教,且拟弘扬大乘佛法于国际上。时人将其归属于佛教界革新派之代表,而以谛闲大师为守旧派之代表。

民国十三年,在庐山举行世界佛教联合会。次年率团出席日本东亚佛教大会,并考察日本佛教,日本人尊之为“民国佛教之盟主”。民国十六年,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。民国十七年,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,并弘化于英、法、德、荷、比、美等国,应法国学者建议,在巴黎筹设“世界佛学苑”,为中国僧人赴欧美传播佛教之始。自此声望隆重,国内视之为佛教救星者。44岁,住持奉化雪窦寺。次年,与熊十力及支那内学院又起法义之争。49岁,作《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》,自陈佛教改革每遭挫折之原因。其后,积极从事于建立佛教中心组织之工作,民国三十二年,与于斌、冯玉祥、白崇禧等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。抗战胜利后,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、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职。太虚大师意欲成立中国佛教会,惜未克达成,于民国三十六年示寂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,享年59。

太虚大师一生倡导佛教革命,致力于佛教事业,虽未能竟愿,然其影响则极为深远。自谓:“志在整理僧伽制度,行在菩萨瑜伽戒本。”故综其一生,皆为实践僧伽、佛化、佛国之三佛主义而努力。首先,为提倡僧伽教育,培植僧才,1922年设立武昌佛学院,1931年创闽南佛学院及重庆北培缙云寺之汉藏教理院。次年创办《海潮音》《佛化报》《佛化新青年》等杂志以弘扬佛法。民国十八年,更着手组织“世界佛学苑”,以建立人生佛教,促使佛教世界化。并派遣学僧分赴西藏、印度、锡兰(斯里兰卡)等地留学,以

从事巴利文、梵文、藏文之研究。其造究培养之人才甚多，有法舫、法尊、芝峰、印顺等称之为“门下四金刚”，其弟子有大醒、大勇等人。其著述甚丰，由印顺大师等编辑为《太虚大师全书》六十四册行世。

七 附 录

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义记》为太虚大师所著，除此之外，另著有《大乘入楞伽经题解》和《楞伽大旨》两篇论文。先师正果法师为太虚大师之汉藏教理院学生，一生“学在唯识，行在禅宗”，故对《楞伽经》颇为重视。笔者在读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义记》时，遂命同读此两篇论文，故而附录于此。另外，宋代蒋奇之和苏东坡的序文，是研究此经流通刻版及入藏的资料文献，故一并作为附录收之。以奉献读者。

《大乘入楞伽经》释题

太虚大师

一 分释

甲 大乘

- 1 列古说
- 2 出今释
- 3 会异说

4 正兼释

乙 入

- 1 互为能所入
- 2 别约能人行

丙 楞伽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 约能喻释名 | (二) 显宝城之所喻义 |
| 2 约所喻显义 | 丁 经 |
| (一) 显险城之所喻义 | 二 合释 |

一 分释

甲 大乘

此中但释大乘名义，抉择诸乘，别详宗地。大者，表此乘大，拣余小故，具有当体名大及简小名大之二义。乘者，以能运载此车乘故，但取能转运装载之用义。表此是乘中之大者，乘有其大——有财释——，大即是乘——持业释——，故名大乘。然此大乘依何法立？又分四节明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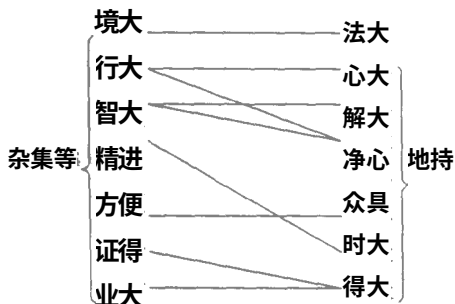
1 列古说

一、《大乘起信论》率依众生心法立体用相大义及乘义 论曰：“摩诃衍者，总说有二：一法，二义。所言法者，谓众生心；言众生心，则摄世间出世间诸法。”故此众生心，即出依以立大乘义之法本者，下依此明体等大义及乘义故。然举众生心摄世间出世间法，又不啻总依世间出世间法立大乘义也。大义有三：（一）体大义，依众生心示一切法平等不增减之真如性为大乘平等体故。（二）相大义，依众生心自体上不可离断减除之如来藏净法为大乘胜德相故。虽有情心性亦无始本染，以净法起时染可离断灭除故，非是心之自相。又此取心本净性立大乘相，故不取心之染相。（三）用大义，依众生心顺修之能生世出世善因果为大乘广多用故。虽众生心逆扰之亦能生世出世恶因果，此但取顺生之善明大乘用故，不取逆

生之恶。依此三义，故名为大。即此大法，诸佛本所乘故谓之佛乘，诸菩萨乘此到如来地故曰菩萨乘。体相用大即乘，于一心法上有大义、乘义，名大乘也。

二、依《杂集论》七种大性相应故名大乘（一）境大性者，以诸佛所说广大教法为所缘故。（二）行大性者，自利、利他二利行故。（三）智大性者，我空、法空二无分别智故。（四）精进大性者，三阿僧祇修行无疲厌故。（五）方便大性者，不住生死及涅槃故。（六）证得大性者，佛地功德悉圆满故。故、业大性者，应现十方化众生故。《庄严论》大同，《瑜伽》、《显扬论》小异。古译地持（即瑜伽菩萨地）：（一）法大，方广乘上故。（二）心大，菩提心上故。（三）解大，菩萨大解故。（四）净心大，行解地净故。

（五）众具大，福德众具故。（六）时大，三阿僧祇劫故。（七）得大，菩提上果故。二者相较，开合之异如下：



三、《大乘庄严经论》以八事总摄一切大乘 颂曰：“性、信、心、行、入、成、净、菩提胜，如是八种事，总摄诸大乘。”释曰：“此以八事总摄一切大乘。八事者：（一）种性，如《种性品》说。（二）信法，如《信品》说。（三）发心，如《发心品》说。（四）行行，如《度摄品》说。（五）人道，如《教授品》说。（六）成熟

众生，谓初七地。（七）净佛国土，谓第八不退地。（八）菩提胜，谓佛地。菩提有三种，谓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、佛菩提，佛菩提大故为胜，于此佛地示现大菩提及涅槃故。”

四、《摄大乘论》以十殊胜摄大乘法（一）所知依殊胜，建立阿赖耶故。（二）所知相殊胜，明遍计、依他、圆成三自相故。（三）入所知相殊胜，观诸法唯识故。（四）彼入因果殊胜，六波罗蜜多行故。（五）彼因果修差别殊胜，地前十地差别故。（六）增上戒殊胜，饶益有情故。（七）增上心殊胜，大乘光明定等故。（八）增上慧殊胜，法空无分别智故。（九）彼果断殊胜，无住涅槃故。（十）彼果智殊胜，无上菩提故。

五、天台圆教以十法成大乘（一）观不思議境——其车高广。（二）真正发菩提心——又于其上张设幃盖。（三）善巧安心止观——车内安置丹枕。（四）以圆三观破三惑遍——其疾如风。（五）善识通塞——车外辚。（六）调适无作道品——有大白牛肥壮多力等。（七）以藏、通、别等事相法门助开圆理——又多仆从而侍卫之。（八）知位次令不生增上慢。（九）能安忍策进五品而入十信。（十）离法爱策于十信令人十住乃至等妙——乘是宝乘游于四方直至道场。其以藏、通十法亦能成声闻乘等，令此是取其依法华圆教成大白牛车大乘者。

2 出今释

一、境大故 境大有二（一）真如性平等体故。（二）诸法唯识要义故，即真俗二谛为所缘境故。此真俗二谛，亦可云唯识性相，亦可云一真法界与四法界或理事法界，亦可云诸法实相与众缘生法，亦可云法性与法相，亦可云无为与有为，亦可云离言自性与假说自性，亦可云非安立谛与安立谛，如是等众多异名皆明境大。

二、行大故 行大亦二：万行圆修成胜德故，二空妙慧为导前

路故。菩萨行以福慧均等，悲智兼大，自他俱利，权实双运，由大精进遍能策发无量波罗蜜多行为殊胜相故。又一一行由我空法空之二空无分别慧——或智或观——以导其先路，遂皆成无得不思议行故；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布施持戒等心者是。

三、果大故 果大亦二：无住涅槃为证得故，无上菩提为究竟故。此二全同《摄论》所明彼果断，彼果智之二殊胜。四涅槃中独取无住，不共二乘故。又声闻、独觉犹有原知障故，非正等觉，不名无上菩提。

此三大六法中，一真如性为本，一实相印所印定故。无上菩提为极，一心专志所志求故。此二为诸大乘教之通义，异兹则非大乘教故。然宗要义，诸经有别。此经大分明如来藏藏识，故诸法唯识为宗要，亦可以诸法唯智为宗要，如来藏是智净相故。故大乘教总有三宗：一、法相唯识宗，诸法唯识为宗要故。二、法性唯慧宗，二空妙慧为宗要故。三、法界唯智宗，无上菩提为宗要故。本经偏摄三宗，尤重初后，广如宗地所明。

3 会异说

一、《起信心》法及大义皆境，其乘义为行果。二、《杂集》等七法：初为境，二至五为行，六、七为果。《地持》则二至六为行，初境，后果。三、《庄严》八法：一、二通境、行，三至七为行，八为果。四、《摄论》十殊胜：一、二为境，三通境、行，四至八为行。五、天台十法：初一通境、行，能观为行所观为境故；后九皆行。

4 正兼释

一、正取于行 谓诸乘皆取行为乘之当体故，行正是能运载法故。人乘者，谓三皈、五戒之行，运载行人越于三涂，生于人间。天乘者，谓上品十善及四禅、八定行，运载行人越人人天。声闻

乘、缘觉乘者，谓四谛观行、十二因缘观行，运载行人越三界倒有余、无余涅槃。大乘者，谓悲智六度万行，运载菩萨越三界二乘到无上菩提大般涅槃。故法华云：“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，勤修精进，求一切智、佛智、自然智、无师智、如来知见、力、无所畏，愍念安乐无量众生，利僧天人度脱一切，是名大乘。”

二、兼摄境果 行所依起，故兼摄境；行所趣至，故兼摄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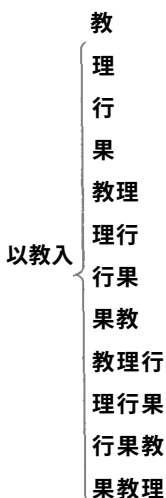
《瑜伽》四十六云：无上大乘七行相者：一、离言说事，一切法中所有真如无分别平等性出离慧。二、此慧所依。三、此慧所缘。四、此慧伴类。五、此慧作业。六、此慧资粮。七、此慧得果。当知由此七种行相施設建立无上大乘无不周备。此中慧即法空妙慧。慧伴类、慧作业、慧资粮，即慧所导修之万行等。慧所依、或心或真如，慧所缘、则真如及一切法；此二明“慧行”所依起而及于境。慧得果、即二转依果，明“慧行”所趣至而及于果。故乘之正体，是行而兼摄境果。依此释《法华》大白牛车喻，则不同天台教之十法成乘说。大宝车，是万行圆修之胜德，亦悲智圆融之无得不思议行。其大白牛，是法空无分别妙慧——此出世间无得不思议智及根本无分别智。地前未得，故地前菩萨同索之。由根本无分别智导生不思议万行智故，如大白牛引运宝车。大白牛车所行地，是“慧所缘”义。大白牛车所由造成之材力，是“慧所依”义。游于四方直至道场，是“慧所得果”义。虽不离境果而乘正是行。决然可知，别详宗地及《法华》讲演录。

乙 入

宋译无“入”，而魏唐译有之。依所入处之甚难，显能入行之不易；题此入字，殊有深意，今以二节明之：

1 互为能所入

佛法分为教、理、行、果，此之四法可互为能人与所入。经卷四云：“菩萨摩訶萨善于语义，知语与义不一不异，义之与语亦复如是。若义异语，则不因语而显于义，而因语见义，如灯照色。大慧！譬如有人持灯照物，知此物如是，在如是处。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，因语言灯，入离言说自证境界。”此明可由言“教”入于“理果”。又卷三云：“第一义者，是圣乐处，因言而入，非即是言。”此唯“果”证为所入第一义，明言“教”亦有能入功。然就亲入，依信教悟理则教为能人，理为所入。由解理起行，则理为能人，行为所入。从修行证果，则行为能人，果为所入。因证果施教，则果为能人，教为所入。自悟悟他，因果交彻，故得互论能所入也。若统亲疏及超越入，教为能人，有十二句：



理与行及果为能人，亦复如是。于佛法中论入，不逾乎此。

2 别约能入行

此经入楞伽之入义，虽于教、理、行、果亦可通为能人所入，其特殊处，则在专约“能人行”以言“入”。又分二节明之：

一、约能喻是神境通人险城：罗婆那王献华宫殿，佛及圣众乘以入摩罗耶山顶之楞伽城。摩罗山顶既最崇而最严，楞伽城中实难往而难入！盖孤悬于海滨，其为险一；乃夜叉之所据，其为险二。此天险之灵地，非具五神通之神境通者，不能入之。显难入之能入，故云入焉！此就能喻之事象如是以言者。

二、约所喻是法空慧入宝城：楞伽宝城所喻之胜宝城，则实相无相—真如性为体之无住涅槃也。具足无边无漏功德之宝，故云宝城。《法华经》曰宝所，《涅槃经》曰宝诸，皆用此宝城喻。宝城现成，非有之难而得入难。常在宝城，非进入难而“相应”难。唯照达诸法毕竟空妙慧，能如如相应于实相无相之真如涅槃城。相应曰“入”，非出入于其中曰入，此入最胜，遂标举为题也。

丙 楞伽

1 约能喻释名

楞伽乃说经处之城名也。古译不可往、不可入。又、释迦毗楞伽，译能胜宝，故楞伽亦译为“胜宝”。今按说此经处之城，就“形势”为不可往不可入之义，在南海滨——即今锡兰岛之有佛迹处——上宽下狭之摩罗耶山上，且为飞行食肉之夜叉等聚居，故为险城。就“体质”为胜宝之义，此城为天然胜妙珍宝之所成。偈云：“此妙楞伽城，种种宝严饰，墙壁非土石，罗网悉珍宝。”至今其地亦为采珍宝处，故为宝城。险、宝双具，曰楞伽焉。

2 约所喻显义

夫功伽城依摩罗耶山而位于海滨，海有风浪，城为夜叉所居；佛从海出而入于城，现通说法，圣众围绕。有如是等重重相关之